

做传递正能量的使者



王文超自制的南渡江现状图。张杰 摄

沿江考察 研究保护发展

“看，墙上的红线是15米的最低水位警戒线，现在水位仅仅8米。”即将迈入花甲之年的王文超，长期的野外作业使他肤色黝黑。近日，他领着记者在定安境内沿途考察南渡江，每走一段，新的景象总会让王文超眉头紧锁，“你看，那里又是一堆建筑垃圾，江面越来越窄了。”在嶺山村委段，穿着凉鞋的王文超，竟然快速跑过去，爬上被卡车运来堆积在江水中的建筑垃圾，掏出相机，一阵猛拍，并蹲坐在垃圾堆上记录着什么。回过头来，他几乎是喊着说：“原来这里的河道大概有600多米宽，现在估计只有100多米宽了！”

随后，王文超带着记者赶到定城镇罗温村，这里紧挨着南渡江，是南渡江历史上发大水受灾最多的村落之一。“再这样破坏下去，这个水塔不久就会坍塌了。”站在江边的乱石堆上，王文超身后十几米远的罗温水塔，是世界银行贷款第四期中国农村供水与环境卫生项目，他紧锁的眉头前方，是被附近几个村庄的村民用防护林在河道中“围堵”成的“之”字形水流，而王文超的记忆中，这里的河道是笔直而畅流的。此时，王文超脚下的乱石，正是村民们为了减缓江水冲刷而运来填埋堵截河道的几十年石头，这是治标不治本的“乱下药”做法。

王文超清楚记得，2000年10月14日那天，就是他那篇《南渡江的现状亟待关注》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后第五天，几天的大雨，导致了这里发生百年罕见大水灾，水位18.56米，超历史最高记录，整个罗温村淹没在一片汪洋中，最后村民们还是在村里三层高的教学楼上躲过一劫。当时的灾情惊动了国家防总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亲临灾区慰问受灾群众。事后，朋友们纷纷说文王超是个“乌鸦嘴”，但看过他的文章，又被他的准确预言与理性分析所折服。

“自古以来的水土流失，集中在中下游的金江至龙塘段。淤积量超亿立方，河床平均抬高3米以上……”沿着南渡江徒步考察，王文超对南渡江的历史、现状及保护思路，如数家珍。他说：“如今南渡江河道现状不容乐观，是全国少有的省级河道淤积，阻塞极端典型。干旱蓄水量少，暴雨未能行洪。”从1996年至今17年间，王文超坚持自费考察南渡江，研究南渡江的保护与发展。

记忆驱使 坚持自费考察

“小时候我们年年‘跑大水’，有次差点淹死。”王文超是福建省泉州人，幼时依晋江畔而居，晋江洪水使他多次随家流离失所。对洪水，王文超有着切肤的恐惧与难忘的记忆。那次被村里邻居从晋江里“捞回”一条小命后，王文超苦学游泳，想着有天能“征服”大水。成功救起一位不慎落水的定安小学生。

1983年，王文超随工程队南下海南承包水利工程，并与妻儿在定安县安家落户。又是沿江而居！小时候的“跑大水”记忆，挥之不去，忙着主业之外，王文超开始关注起南渡江这条海南“母亲河”。1996年的18号台风袭击海南岛，洪水泛滥成灾，南渡江两岸的人民群众损失惨重。凭经验，王文超觉得，这场台风的风力、雨量不足以成大灾。他决定自费考察南渡江，寻找治江的路子。洪水集中泛滥于南渡江中下游，王文超便开始对南渡江澄迈县金江镇段至海口市新埠岛（出海口）处约100公里长的江体进行考察。

17年来，只要有时间，王文超就会出现南渡江边。考察点位置偏僻，条件艰苦，他常常是租船、租农用车、三轮车代步，有时则连续几天步行考察。渴了向村民讨口水喝，饿了啃块干粮充饥。通情达理的家人很支持王文超，有时他还会带上儿子一起徒步南渡江，让孩子们知道保护南渡江的重要性。

长写信……他追逐内心的梦想，坚守着南渡江的保护与发展蓝图。王文超，被称为“南渡江痴护者”。来海南至今30年，他花费17年时间，自费考察南渡江，写论文，设计规划图纸，给联合国秘书长写信，他不是海南人，却比很多海南人更关注海南的“母亲河”——南渡江；他不是水利专家，却自学专业技术考察南渡江；他不



王文超十七载自费考察、守护南渡江。张杰 摄

不遗余力为南渡江治水奔走

王文超小时候家贫，读书不多，但他喜爱吟诗作对，自学成才，为南渡江写下数百首诗词；他琢磨摄影，从傻瓜胶片机到数码相机，他随身携带，记录下无数张南渡江的珍贵相片。而看到南渡江中下游江体乱采滥挖、植被被毁、污染淤积等现象，王文超深感痛心。他写到：“上世纪80年代美丽的南渡江不见了。”

王文超没有水利方面的专业知识背景，他虚心向水利部门的工程师、技术人员求教，还利用最简单的考察工具：一本笔记本，一台相机，一张地图，一沓草稿纸，以最原始的考察手段：目测、手画、笔算，对南渡江进行考察与思考。17年下来，王文超完成了《南渡江的治理与开发应引起重视》、《综合治理南渡江保护海南母亲河》等考察报告，而他的《南渡江中下游现状图》绘制更是让专业人士颇为惊叹，此外还有一份寄托着他的希望的《南渡江生态示范设想图》。去年，王文超还执笔给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写过信，探讨全球的环保议题。

“南渡江的水完全能治好，可以避免出现大灾害。”王文超觉得，问题在于现在的南渡江处于管理“盲区”，谁都可以管，可谁都管不到位。他在考察报告中分析指出，南渡江洪涝灾害、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：一是近百年来，中下游两岸乱砍滥伐直接导致水土流失；二是乱采滥挖，沿岸不断采沙，开挖砂石毁岸取土；三是淤积严重，河床抬高，洪水容易漫上两岸，四是污染，沿江两岸存在未达标排污、临江城镇生活污水直接排入南渡江的问题。

王文超为此呼吁：成立南渡江管理委员会；退耕还林，保持水土；清淤疏通，制止滥采乱挖；招商开发利用南渡江，将南渡江建成集防洪、抗旱、蓄水、航运、旅游、渔业等多功能的生态江。

王文超关注南渡江17年，虽无人喝彩，却仍在默默继续他的自费考察，倾注着他的情感与心血。“我这把年纪了，不图啥，只想让子孙后代依然能享受到南渡江的美好。”

初衷不改 十七载痴情护江

“让我开心的是，现在南渡江水变清了。”走在南渡江畔坎坷的小路上，王文超表情轻松而喜悦。他说，从2008年开始，政府建了污水处理厂，定安境内的6个污水口被关闭了，污水没有直接排入南渡江，这一系列的改变，让南渡江水变清了许多。“母亲河就像是一位母亲，咱们对她好些，她总会咱们更好的。”王文超感慨着。

“海南是全国最早提出并得到中央批准建设的生态省。”王文超在他一篇主题为《构建和谐生态省——维持生态平衡》的南渡江考察报告与综治设想建议中这样提到，“南渡江具有流程短，河床宽，比降大等特征优势，若能得到科学的综合治理，可以成为世界一流的生态示范江面造福流域人民，并成为全国范围内的综治标本而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的象征和样板。”他不仅多次回到家乡福建晋江流域现场调研，还借鉴三峡大坝等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的先进做法，反思广东西江等临江房屋沉陷江底等事件，他不断调整思路，并融入到对南渡江的保护规划思考中来。

护江痴人王文超

林先锋 张杰

十七载自费考察南渡江，为其保护发展建言献策

17年对南渡江的坚守，这位“痴护者”年龄渐老，但初衷不改，继续着他在这条河流的思考与坚守……



王文超沿途考察南渡江时边走边记。张杰 摄